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454 (Resumption I)
9 November 1994

CHINESE

第三四五次会议(复会一)临时逐字记录

1994年11月9日星期三,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主席: | 奥尔布赖特夫人 | (美利坚合众国) |
| 成员国: | 阿根廷 | 佩莱斯先生 |
| | 巴西 | 巴特里奥塔先生 |
| | 中国 | 李肇星先生 |
| | 捷克共和国 | 斯波里斯先生 |
| | 吉布提 | 多拉尼先生 |
| | 法国 | 默里梅先生 |
| | 新西兰 | 基亭先生 |
| | 尼日利亚 | 甘巴里先生 |
| | 阿曼 | 萨米恩先生 |
| | 巴基斯坦 | 马克先生 |
| | 俄罗斯联邦 | 菲多托夫先生 |
| | 卢旺达 | 巴库拉姆特萨先生 |
| | 西班牙 | 亚涅斯-巴尔诺沃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戈默索尔先生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

1994年11月9日星期三上午10时55分复会

佩莱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值此安全理事会再次依大会第49/10号决议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之际,我要重申我国对此问题立场的某些内容。

阿根廷——大体上——支持联合国正在采取的旨在重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各项主动行动,我们大家都致力于这项事业。

受到波斯尼亚塞族令人遗憾地拒不接受接触小组和平计划影响的目前的外交局面使得国际社会有必要申明促进和平解决冲突的决心。

今天,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一方即波斯尼亚塞族仍在进行一场种族自相残杀的战争,而拒不同意由联合国提供国际保证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再次敦促该方重新考虑、按整个国际社会的意见行事并停止侵略。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极为严重的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一直并且继续使国际舆论感到不安。因此,国际法庭不久将作为恢复正义的基本工具积极运作。

在目前脆弱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再次吁请各方遵守停火并尊重安全区。

但是,也存在一些并非消极的迹象。我特别指的是最近采取的部分关闭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边界的措施。如果继续关闭这一边界,则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将为逐渐实现区域和平作出贡献。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部分解除第713(1991)号决议在前南斯拉夫全境实行的武器禁运无助于维持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另外,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步骤将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作出评估,即外交努力已证明无效。

另外,冲突升级必然产生的危险不仅将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长期饱受苦难的人民的未来,而且还将给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在执行任务方面的运作都投下阴影。

我要强调指出,此案同所有维持和平行动一样,中立原则是部队派遣国的基本原

则之一。

根据这项理解,向联保部队派遣部队的国家已经而且仍在提供部队,其明确意图是为维护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而无意以任何方式参与冲突。

此外,联保部队的任务和构成是非常微妙的均衡的结果,鉴于目前情况,保持这种均衡似乎是可取的。因此,必须承认和适当评估这项维持和平努力的积极效果;绝不能低估这些积极效果。

我们大体上同意秘书长的判断,他在上次延长联保部队任期时印发的载于文件S/1994/1067的报告中指出,取消武器禁运将重大地改变联合国在该地区存在的性质,并给该部队带来完全不能接受的风险。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萨西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认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确实是我们大家的荣幸,我们当然欢迎有机会受益于你的领导。也请允许我再说一遍,联合王国常驻代表戴维·汉内爵士上个月的领导作用使安理会受益匪浅。

我今天上午收到了伊泽特贝格维奇总统的指示,以此为根据的一些论点和一些新的情报加强了我今天向各位的发言。因此,我恳求各位聆听我的发言。

在过去30个月里,安理会不止一次听取了为什么实行武器禁运不利于和平进程、为什么它实际上促成了对平民人口的进一步迫害,以及为什么它违反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令人信服的逻辑。

但是,我担心这一逻辑至少对一些安全理事会成员而言是不重要的。我们将再次试图以更多的恳请和更明确的论据来面对他们不听我们的恳求或不理解我们的推理的先入为主的立场。我们现在将设法以他们再也不能够避免或忽视的措辞和语言发言。

同时,我们将让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考虑和质疑为什么自卫权、以平民为目标和重申主权与领土完整等问题降到次要地位。

我认为这是向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提出的一个特别恰当的问题，它们作为大会的普通会员国加入安理会，在短短的两年任期之后将离任再次加入全体会员国的行列。

昨天晚上，我仔细听取了辩论，特别是非常任理事国的见解。

也许我太理想化了，我认为由于它们在安理会的临时地位，它们最倾向于代表全体会员国的观点。

我有时对辩论的崇高语言和超现实性感到印象深刻。我也对这样的事实感到印象深刻，即安理会一些成员听取了他们每日交换意见的安理会同事的发言，但却未亲自在场听取一般会员国的发言。

空洞讨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的时间太长了。

一两位安理会成员今天反驳说：“更多的枪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和平”。

这也许是谋求实现全球裁军的适当基础或理论，但这不是可对我国说的适当的话，我国已经不幸被一个对崇高原则不屑一顾的装备充足有余的侵略者所占领和蹂躏。

但是更确切的是，当你的国家受到侵略和占领时你是否会对你自己的人民或自己的士兵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否会在今天当武器——至少是防御性武器——被看作是实力平衡的一部分和对侵略的威慑时提出这一问题？不会的。

我想你们必须只问一个简单问题：目前对受害者和侵略者，对没有武装的防御者和最初装备精良的进攻者都实行武器禁运的政策有没有产生和平这一预期的结果？答案显然是“没有”。

实际上，我相信你们多数人昨天在辩论中承认，局势看来只是更加恶化，更多的平民受到威胁，我们比以前离开和平更远。

如果你们想要继续开药方，那么至少检查一下它对病人的最初效力，重新评价它的疗效，并看看这种效力和缓解是否只是治表性的，或者也许甚至起反作用。

继续规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实行武器禁运就象在目睹萨立多胺对无辜新生儿的最悲惨和不幸的副作用后继续把这种药开给孕妇。这种药的原始意图是

缓解母亲呕吐的症状,当时也许看来是个好主意,但不幸造成的副作用远远抵消了可能产生的任何益处。

我们实际上认真考虑了武器禁运取消后对联保部队和共和国境内人道主义努力的潜在后果。

联保部队和人道主义救济工作的勇敢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员的贡献是为了减轻侵略的后果和痛苦。我们真正感谢这些个人、感谢在设法帮助我国公民时丧失的人的家属,并感谢已经并继续提供必要资源支助联保部队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不幸的是,这不能取代真正的治疗。

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对实现和平的补充最有效,但是如果作为替代物而不是一种补充,它可能成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并被滥用。

基廷大使--我对他最为崇敬,而且我注意到他在昨晚的整个辩论中一直在座--是谈论取消禁运对联保部队“实现和平”努力的反面影响的几位代表之一。我担心问题就在这里。

至少联保部队目前的指挥部,更不用说安全理事会的几个关键成员,实际上把联保部队中和到不用作任何想象都不是一支缔造和平部队的程度。

那么,它是什么呢?联保部队指挥部把自己称为维持和平部并强调其中立性。我担心没有和平可维持,局势只会恶化。

至于中立,联保部队不能靠支持现状来维持中立,这一现状不仅是不利的,而且实际上意味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及其政府逐步和必然的死亡。

你们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中存在着超越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工作的理想主义范畴的严酷的现实。冲突双方容忍联保部队是因为它为双方不同的利益服务。

我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欢迎联保部队是因为它是我们许多绝望公民所获得的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来源。它是能够节制战争的来源;它本来也能成为有效的实现和平工具。

另一方面,塞族容忍联保部队是因为它向他们提供了国际合法性;实际上可以劫

掠或除掉它来补充塞族军方和奸商的燃料和其他供应品。容忍它是因为它是在不采取缔造和平行动的情况下维持现状的工具,并且实际上容忍它,是因为通过联保部队可以有效恐吓国际社会并把它扣为人质。

今天我得悉,塞族人事实上将从联保部队那里得到更多的燃料,表面上是为了清除道路上的积雪。这只不过是联保部队的资源如何用来为一部战争机器服务的一个事例。

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真正关心我国和我国人民的人们的角度来看,联保部队给强烈渴望恢复正常,而不是仅仅得到人道主义援助的公民们带来的长期损失和沉重代价很快就会超出联保部队带来的好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为维护和平应该作何和努力?

接触小组有些成员,特别是欧洲联盟的某些成员主张一种立场,我们昨天听到,这种立场包括对塞族,保护贝尔格莱德和帕莱塞族人作进一步政治劝诱。

有人可把这种现在还在持续进行的进程称作绥靖主义。我今天不会用这个词——我想我们大家自己都能判断。

然而,这种努力似乎已经胎死腹中,充其量不过是争取时间,以便再次提出不必采用更加果断的行动的借口,包括打出人人皆知的“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到采取最后手段的时候”的话。

我怕我们已经到了采取最后手段的时候了。现状就是最后手段。

不幸的是,昨晚乔基奇大使在大肆散布谎言、煽动宗教偏见的同时,也杜绝了欧洲联盟计划可能迅速产生成果,不论是苦果或其他结果的任何希望。他拒绝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相互承认的要求。

那么,维持和平还有什么其他渠道?

联保部队中有些势力不愿动用他们手中的一切机制来对抗塞族日益加码的挑战,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谈判进程,同接触小组的谈判和安全理事会对接触小组的授权平行。联保部队中的这些势力不仅不坚持要求波斯尼亚塞族充分遵守安全理事会

有关决议,不迫使他们接受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反而现在自作聪明,着实地削弱安理会给他们的授权,他们现在实际上是在拟定取代接触小组和平计划的方案。

我们认为,这种并行做法不符合联保部队的使命和接触小组和平计划。

我们当然必须问,这实际上是不是尾巴摇狗--主次颠倒了?

我们已好几次讨论新的途径,以设法逐步实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平。欧洲联盟的倡议产生的思想之一是萨拉热窝非军事化和最终把萨拉热窝置于联合国暂时管制之下的设想。这种设想已在安理会的讨论中和递交安理会的一份决议草案中多次提出。

我面前有一份联保部队中某些政治势力的一份分析,他们实际上在提出他们的判断,即为什么安全理事会的这项潜在努力不应该得到支持。我读一段这篇分析:

“这种逻辑可以追溯到安全理事会第824、836和900号决议及1994年2月9日北约最后通牒。应当看到,安全理事会第824和836号决议的目的在于支持当时正在推行的“万斯-欧文计划”,波黑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已经签署,但波斯尼亚塞族政府拒绝。安理会第824和836号决议界定了安全区的概念,并重申萨拉热窝为安全区。北约的最后通牒支持解除对萨拉热窝的包围,作为按此计划将萨拉热窝置于联合国管理之下的一个步骤,并赞扬谈判各方实现萨拉热窝非军事化的现行努力。本文所指的计划是93年11月22日的《欧洲联盟行动计划》《万斯-欧文计划》。”

这不仅是对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倡议作出判断,而且也是不正确的。《欧洲联盟行动计划》不是《万斯-欧文计划》。

下面是评论:

“万斯-欧文计划现已不存在。现在重新启用老的倡议可能产生反作用,因为现在日内瓦正在讨论争取全面和平计划的其他倡议。在我看来,这份草案承认日内瓦各项倡议的失败,或是波黑政府试图进一步确保萨拉热窝,以便在其他战线上顺利地进行战争。显然,波黑政府目前不会接受任何通盘和平解决办法”。

萨拉热窝非军事化和把它置于联合国管制之下又是目前的和平计划的一部分，是目前的接触小组和平计划的一部分。

分析继续道：

“波斯尼亚塞族不大可能会同意萨拉热窝，包括所有10个区在内，完全非军事化。20公里禁区包括萨拉热窝的大部分地区，但并不是全部。”

在我看来，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波斯尼亚塞族反对的，联保部队就不做。

分析继续写道：

“消除任何内部对抗线，拆除所有关卡的设想是崇高的，但事实上会象草案所示，把这片领土送给波黑政府。”

这里，我们并非要求萨拉热窝属于“波黑政府”。我们主张萨拉热窝属于萨拉热窝公民，成为一个非军事化的开放城市。

我再引证：

“‘联保部将负责维持该城市的安全’，‘该城市的所有警察和内部治安工作将由联保部队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联合指挥，并有其他地方当局参与’。但草案没有把塞族当局包括在这一城市中。”

这似乎就是联保部队拒绝，或对至少试一下，争取实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的任何努力，和对逐步实施非军事化的概念和维持和平显然反应消极的根据。

另外提出一项决议，让联保部队进入巴尼亚卢卡，以阻止进一步侵犯人权。我们可回顾，事实上，早在6月，安全理事会就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前往巴尼亚卢卡，而且当时波斯尼亚塞族也已准许他进入巴尼亚卢卡。

事实上，安全理事会已多次再度要求允许特别代表明石康先生进入巴尼亚卢卡。

请让我读一段联保部队对拟定在巴尼亚卢卡部署联保部队的决议的评语。在一般评语的标题下我们读道：

“草案情绪化而且用词过激。但其中也有一点事实。根据难民事务处，自

从1991年以来,来自巴尼亚卢卡及其周围地区的种族清洗和难民流动情况严重。这种情况还在继续,估计1999年5月有1.696名难民从波黑北部(巴尼亚卢卡)流入克罗地亚。”

这仅仅是一个月。这是1994年5月,而且难民只流入克罗地亚,不去波斯尼亚其他地区。我认为这值得警觉。

第二项一般评论是安全理事会第780(1992)号决议

“……对于源源不断关于……大规模屠杀和继续采取‘种族清洗’做法的报导……表示深感震惊”(序言部分第四段)

在我引用的评论中,在这样一句话“这看来是决议草案的基础”。我认为这么说是对的。

对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特定段落有评论。我不想一一陈述,只想读一下其中几段。

第一项评论涉及的是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中关于重申各方必须遵守《日内瓦公约》的一段。评论说:

“这是大白话,不会有任何结果。”我把这叫做玩世不恭。

第二点评论涉及安全理事会面前的草案中的以下措词:“强烈谴责实际上的塞族当局在班查卢卡的‘种族清洗’……”。联保部队对此的评论是“无可奉告”。

第三点评论涉及草案中这样的措词:“要求实际上的塞族当局停止构成种族灭绝的卑鄙行为。”联保部队对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中这一点的评论是:

“情绪化,不客观;不可能为安全理事会所接受。从驱逐到集体屠杀的逻辑跳跃是不能接受的。”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班查卢卡地区发生了集体屠杀。目前在海牙已设立了一个战争罪法庭。该法庭昨天已提出了对与班查卢卡集体屠杀有关的首批罪犯的起诉。

现在我谈一下另一点,涉及决议草案的以下内容:

“要求立即在该地区部署联保部队,以遏制对非塞族居民的进一步进攻以及违反其人权的行为。”

联保部队的评论是：

“如果所有穆斯林和克族都被驱逐，就不需要部署联保部队。这似乎是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争取更多的领土。”

近50 000名非塞族人，包括穆斯林、克族人和吉普赛人仍生活在班查卢卡地区。是的，他们可能很快都遭到驱逐。其中一些人可能遭杀害。但是，目前他们仍生活在那里。

联保部队的最后总的评论是：

“这一草案谴责塞族，并认为联保部队应依照关于强制实行和平的第七章进入班查卢卡地区。这意味着丧失不偏不倚。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促使联保部队进入班查卢卡，因为似乎没有发生需要加以干预的暴行。这一草案似乎是为争取更多领土的又一企图。”

虽然《纽约时报》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持续的暴行进行了报导和报告，但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听到的联保部队的评论：

“这意味着丧失不偏不倚。似乎没有理由促使联保部队进入班查卢卡，因为似乎没有发生需要加以干预的暴行。”

联保部队为什么在萨拉热窝？联保部队为什么在穆斯塔尔？这是因为我国政府欢迎他们。但是，占领班查卢卡的罪犯可不欢迎他们。

同时，联保部队中的这些人已逐渐让其真正的使命削弱到不相干的地步。正如我刚才提到，我国总统今天通知我，我们怀疑是从在克罗地亚的联合国保护区飞来的塞族飞机侵犯禁飞区，袭击了比哈奇地区。

我获悉，昨天侦察飞机飞越了比哈奇上空，没有受到阻止。由于昨天没有受到阻止，今天他们决定再往前走一步。

正如在安理会提到的那样，由于萨拉热窝及其平民遭到更猛烈的炮击，昨天四名儿童和一名妇女在萨拉热窝的一个学校操场前被炸死。

今年7月在我们同意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后，我们以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接触小组成员会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迫使接受并执行和平计划。遗憾的是，情况恰恰相

反。我们现在看到的局势是，萨拉热窝再次遭炮击；在街上我们的儿童正在被炸死，塞族飞机又一次象食肉猛禽一样在我们的天空飞行。

我要提醒一下安理会塞族的这一战争是如何越演越烈的。七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接受了和平计划。在我们接受该计划后不久，塞族力量威胁说，他们将回之以制造更加严重的紧张局势和残忍行动。后来，兰色通道被关闭了。然后，我们共和国的某些地区继续遭受“种族清洗”。然后，在这一切都没有受到抵制。就开始了对兰色通道和兰色通道周围地区的轰炸。当这也没有促使联合国部队作出反应时，就再次恢复了对萨拉热窝的炮击、狙击手对街上车辆的射击和对平民的杀害。

我的确很感谢联合国部队在今年二月和夏末间通过建立无重武器区而使萨拉热窝恢复了某种正常状态。遗憾的是，萨拉热窝人民认为他们今天的处境比二月份还要糟糕。为什么？因为二月份时，他们抱着希望，认为安理会答应向他们提供的会是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某种能带来真正和平的东西。现在，他们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他们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幻想中。

我最后谈一点。我无法证实这一消息，但要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通知我，今天晚上波斯尼亚塞族准备采取行动，要求联保部队撤离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和戈拉日德。我们希望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这自然将使我们大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尤其是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和戈拉日德人民。但是，我希望通过提请安理会注意这可能成真的情况，确保这不会成为事实。

安理会认为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如果说有人告诉我们，必须在联保部队和解除禁运之间做出选择——实际上我们正在面临这种选择——那么，我必须再次说，我们将选择解除禁运。这似乎是实现真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实际的方式。

但是，我绝不能就这样放下这一问题。有人认为，选择必须是非此即彼：要么选择联保部队，要么选择解除禁运。但是，正如大会的许多成员，包括其他一些部队派遣国的代表所指出，选择不一定非此即彼。可能可以同时采取这两种选择办法。

我们希望重新部署或撤走那些事实上认为这是非此即彼的选择的人，如果他们确实这么认为。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可以通过采取能够有效地使波斯尼亚人自卫

的措施来补充联保部队的努力,即解除武器禁运,或者另一方面通过的确与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一道开展一项全面的建立和平进程,实现冲突的解决。

我们必须再次向每个人指出,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是把解除武器禁运作为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提出来的。不应该把它排除在该计划之外来考虑。那样它就会被视为不在旨在实现和平的政治构架之内。我们认为,为了实现接触小组确立的政治构架,也许有必要作出更大的建立和平的努力。实际上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进行更大的建立和平的努力。但是,如果接触小组和国际社会实际上不准备作出这种努力,那么我们能够做的只是要求安理会加紧确保这些努力。我们准备继续遵守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

一些人谈到了这样的威胁,即一旦武器禁运取消后,塞尔维亚和黑山将继续把武器运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际上将进行干预。我认为,这是真正承认这场战争最初的原因,即来自一个邻国的侵略。如果事实上塞尔维亚和黑山选择对解除武器禁运的反应是让武器和人流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那又将是承认持续的侵略,需要作出相应的反应。

我们难道现在不是在告诉波斯尼亚人,他们不能自卫,他们不能接受武器,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将成为侵略的目标。这不是安全理事会的逻辑,这不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逻辑,这也不是我们应该遵守的逻辑。

乔基奇大使昨天谈到了他所说的内战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蔓延。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蔓延,即从塞尔维亚和黑山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蔓延,我们必须寻找制止这一蔓延的办法。我们当然欢迎把边界监测员派到塞尔维亚和黑山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但是如果这些边界监测员为塞尔维亚的狂妄行动所困,那么他们事实上起不到他们应该起的作用。

我现在要谈谈解除武器禁运将对区域和平与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问题。现在已经存在不稳定,我们已经处于整个区域爆发战争的边缘。事实上,如果不能遏制侵略,如果不能处理侵略的后果,并使受害者自卫,那么恐怕对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将加剧。对区域和平与安全,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莫过于通过许可、通

过建立“大塞尔维亚”并使之合法化来使侵略合法化。

如果这里的努力等于是鼓励极端民族主义和单一民族的领土和国家的概念并使之合法化,那么我们怎么可以大谈区域和平与安全?它们不给希望自卫并维护多元文化社会的受害者武器,事实上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

我现在要谈谈下一点。我国总统于九月底来到大会提出了一项倡议,它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在实现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方面与接触小组和整个安全理事会合作。我们过去已作了许多让步,我们认为我们又在作另一个让步,即要求安全理事会今天解除武器禁运,把这项决定的实施推迟六个月,给国际社会和接触小组最后一个机会迫使波斯尼亚塞族接受和平计划--事实上使之有更多的手段向波斯尼亚塞族施加压力,因为这样做的话,塞族人在武器方面将不再有优势。

在我们看来,这项提议或者是被错误地理解,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也许甚至被蓄意地错误解释。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希望安理会的行动方式将是欢迎这项提议,并加以进一步发展。主席女士,我们当然仍然愿意与你以及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和接触小组的成员在这项努力中进行合作。

我们认为,灵活性是一个优点。但对我们波斯尼亚人来说,不幸的是,我们太长时间被要求表现出过多的灵活。我认为现在应该轮到那些其在波斯尼亚的行动和思想未能证明成功的人表现出灵活。

最后,我认为一共有40多个国家参加了这次辩论。我要向所有这些国家表示感谢,无论它们是否表示支持我们的事业,也无论它们是否赞成我们看法。我要感谢它们参加这次辩论,再次花费时间和精力拟订并提出它们的观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挪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伯恩·利安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十一月份安理会主席,并表示我期待着你进一步表现出你干练的领导才干。也请允许我感谢联合王国常驻代表戴维·汉内爵士在十月份所做的真正有效的工作。

我荣幸地代表北欧五国--丹麦、芬兰、冰岛、瑞典和挪威--发言。我首先应表

示,北欧各国赞成德国代表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还要指出,我带着尊敬的心情非常专注和仔细地听取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刚才的发言。我们的政府将充分考虑他的意见。

这次辩论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加剧的情况下举行的。我们再次看到死亡、人的痛苦和物质破坏的景象。北欧各国紧急呼吁各方立即停止所有敌对行动。

北欧各国坚定支持开展谈判进程,以找到全面政治解决前南斯拉夫危机的办法。我们完全支持国际社会,包括接触小组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作出的不懈努力和制订的具体建议。我们再次敦促波斯尼亚塞族无条件接受接触小组的计划。

北欧国家坚信,取消武器禁运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它将扩大战争进一步升级和冲突扩散的危险。它将危及联保部队人员的安全并使它受权保护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遭受危险。它将使这一重要人道主义援助的接受者,即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平民进一步受害。因此,取消武器禁运的决定必须仍然是最后手段。

我们确信,应争取政治解决,直至用尽各种渠道。在这方面,北欧五国支持欧洲联盟阐述的更广泛方法,给和平进程增加新的因素。

北欧国家是这一和平进程的最大捐助国之一,参加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人道主义行动,并参加联保部队和其它努力。

联保部队的存在,对维持进入波斯尼亚的人道主义援助供应线仍至关重要,并且是动荡局势中的一种全面稳定因素。联保部队必须果断行动而不成为恐吓的受害者,以维持对其任务和部队的尊重。在这方面,一致同意的联保部队与北约之间的密切协调是一个重要因素。

请允许我就联保部队发表最后一点看法。我要正式表明我们经过反复思考的看法,即在十分困难条件下工作的联保部队,尽管人力和其它资源有限,尽管其行动自由不断受到侵犯,以及被说成是无能,却正在做一流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挪威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泰国代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请求邀请他参加有关安

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帕尼先生(泰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1994年11月9日的一封信,其全文如下:

“我荣幸地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要求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艾哈迈德·恩京·安赛义大使先生阁下在安理会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局势’的项目时在安理会发言。”

本信将作为安理会文件S/1994/1269印发。

如果无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第39条邀请安赛义先生阁下。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下一位发言者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奥德赫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的祝贺。我相信,你丰富的经验和非凡的能力将反映在你指导安理会工作的干练方式中。我还愿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联合王国常驻代表汉内爵士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10月份工作。

我国代表团参加了安理会和大会每一次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会议。它还是减轻波斯尼亚人民悲痛和结束塞尔维亚对其共和国的侵略的持续国际努力范围内通过的每一项决议的共同提案国。我们之所以继续这样做,是因为我国政府同世界上很多其它政府一样,极为优先地重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人民的法律、政治和人类悲剧。

最令人遗憾和费解的是,这一明显正义的事业遇到的即是明显在国际事务中最具影响力来支持其主权和人民的人权继续被侵犯的国家的事业的国家的明显失职。然而事实是该国自侵略一开始就不断吁请联合国予以保护。所有这些呼吁都毫无结

果,唯一例外是对一些“安全区”的保护。

此外,在未能保护该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时,毫无法律或道德理由地强烈坚持剥夺其自卫权利。对约旦各阶层人民来说,这激起了对波斯尼亚人民的强烈同情和更强烈声援的感情。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对侵犯这一弱小穆斯林会员国主权行为的毫无道理和公然的无视和深默,以及公然侵犯一个生活在文明欧洲环境中的人民的人权,这个民族对其拥护自由和人权事业及对集体安全制度的承诺感到极为自豪,而所有这一切本应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是联合国所体现的全世界希望实现和加强的普遍目标。

对较弱一方及侵略受害者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施安理会第713(1991)号决议,却不对保护该方作任何承诺,使该国不能获得它可行使自卫权的手段。这违背了《宪章》第五十一条。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接受西欧接触小组提出的和平计划而塞族侵略者反对该计划之后,坚持对该共和国实行该决议,等于同侵略者结盟而非反击侵略,因为实际上这种坚持在已很弱的穆斯林一方和强大的塞族一方之间造成了重大军事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无疑是鼓励塞族继续侵略和拒绝建议的和平计划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必须在此提到关于前南斯拉夫的人权特别报告员的证词,他在1992年后期指出,军事上的不平衡是使塞族能够推行其“种族清洗”政策的主要原因。

在参加这场辩论时,我们的出发点是就这样一种必要达成协商一致的愿望;就是要么劝说要么迫使参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目前冲突的所有各方根据《宪章》各原则和国际法法则放弃军事选择并求诸于谈判政治解决。

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在安全理事会、大会和关于前南斯拉夫的国际会议各级别均未获成功,而且我们认为,除非此种失败的根源得到解决,否则它在未来也不会成功。这种根本原因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军事上的不平衡。

按照逻辑,只要波斯尼亚塞族一方认为它具有军事优势并且能通过军事力量实现其不合理的民族野心的话,那么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政治谈判就不会取得任何认真的进展。波斯尼亚塞族一方将不会对任何国际和平计划作出反应,即使

它们可从该计划获得最大利益。因此,如果我们真要获得和平解决的话,我们必须基于这种认识并以有助于这样的目标的方式采取行动。

由于安理会未能履行根据《宪章》所赋予它的使命,而且未能结束针对联合国一会员国的领土和人民发动的侵略,为达到此目的,就必须通过解除武器禁运纠正安理会在此关系状态中造成的不平衡,以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能够获得它行使自卫权利的手段。

不可想象的是,在三年苦痛之后,现在局势仍被容许继续下去;该国领土的70%被占领,其首都及其它城市被围困,其人民被侵略者的罪恶行为所蹂躏,而与此同时,这个侵略者继续拒绝提议的和平计划并坚持其侵略,以至于阻碍了向被围困在所谓安全区的波斯尼亚公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济的努力。

我们深信,解除目前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人民的武器禁运将从多方面促进和平进程。它将有效地使塞尔维亚人难于实现其非法野心,并迫使他们选择对话、谈判与和平。

解除武器禁运还将有助于人道主义救济努力和减缓平民人口的痛苦,因为这将使波斯尼亚政府军担负起它在向平民人口运送援助方面的责任。它还会加强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作用和能力,使它不受塞尔维亚民兵和他们进行的掠夺与勒索行径的骚扰。波斯尼亚军队与塞尔维亚部队之间的巨大军事不平衡对平民人口造成的后果具有悲剧性,其政治含义则具有毁灭性。

与一些人的推测相反,我们倡导采取的行动不会扩大冲突。相反,它将有助于波斯尼亚军队首次执行保护平民人口和遏制塞尔维亚方面推行的罪恶侵略政策的义务这一合理与可取的道义任务。毫无疑问,威慑性军事力量是实现并巩固和平的一种合法政治手段。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如果不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塞尔维亚领导发生的攻击国际维和部队的威胁。塞尔维亚领导人充分认识到波斯尼亚军队在军械能力上的任何改善和由此导致的其在阻止侵略方面能力的提高所具有的后果。他们完全懂得,如果这是真的,他们将被迫接受已提出的与其野心背道而

驰的和平方案。

一些部队派遣国作出的撤离其分遣队的威胁完全是屈从于塞尔维亚领导人的腰挟。此种行为等于落入塞尔维亚人的圈套,并等于暗自承认,各派遣国的部队无非是塞尔维亚人手中的人质。塞尔维亚对维和部队的威胁证实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呼吁是正确的,让该国军队能够阻止侵略并迫使侵略者放弃其顽固态度和朝着对话与认真谈判的方向努力。

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第2段,代表国际社会行事的安全理事会若未能或没有能力面对严峻有安全、军事、政治和人道主义局面——这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持续三年多——,则有迫切必要毫不延迟地允许受害者获得自卫的手段。这是安理会必须毫不迟疑地加以履行的人道主义、法律和道义责任。

否则,我们将处于一种恶性循环,并且《联合国宪章》的所有篇章都会危险地令人产生疑问。我指的是那些决定安全理事会根据本组织各项宗旨和原则履行其义务的章节。国际社会在未能解除武器禁运的情况下将有义务集体或单独地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提供自卫的手段。

1994年11月3日获得通过的大会第49/10号决议载有44个序言和执行段落,它们陈述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在涉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及其各项发展方面的立场。这项我国是其提案国之一的决议表达了国际社会解决这一悲剧性局面的适度愿望。我国代表团呼吁安全理事会尊重这一愿望、根据它采取行动,尤其是对大会决议第22段作出反应;该段涉及免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受到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施行的武器禁运问题;其根据是波斯尼亚政府主动提出在法律上接受解除武器禁运,其有效执行则由安理会根据波斯尼亚塞族人对和平方案的接受与实施情况推迟进行。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开始发言。

斯努西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我首先谨十分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肯定,安理会工作在你的支持下将取得成功。

我谨向你的前任戴维·汉内爵士致以特别敬意,他胜任和杰出地指导了安理会上月的工作。

大会于上周在没有任何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它要求安全理事会

“对解除安全理事会在1991年9月25日第713(1991)号决议中最初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与共和国政府施行的武器运送和军事装备的禁运给予一切适当的考虑。”(大会第49/10号决议,第22段)

根据波斯尼亚总统今年九月提出的建议,武器禁运在法律上的解除将在六个月后予以有效实施,如果到那时波斯尼亚塞族人仍继续拒绝接触小组提出的和平方案的话。

主席女士,这种对一项给贵国增添荣耀的建议的压倒性支持反映了国际社会的真实感情;国际社会两年多来努力阻止侵犯国际社会一员的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完整的企图。

在大会关于解除对波斯尼亚政府武器禁运问题的辩论中,显而易见的是国际社会的努力没有成功地充分确保对平民的保护,更不用说制止两年多来一直在践踏这一兄弟国家的冲突,尽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人民同意作出所有让步——常常是非常痛苦的让步。

两年多以后,我们发现自己又退回到原来的起点。我们只是最低程度地成功保护了一个会员国免遭侵略和其主权受到的侵犯企图。必须重申的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被迫战斗,但它不得不用为数极少的武器来抗击得到帮助和拥有装备精良部队的敌人。

我们分担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苦难和挫折,但事实上我们曾几次阻止他们进行自卫,尽管毫无疑问我们是出于良好的意图。但人们怎能对一个每天都在遭受屈辱和悲伤的民族谈论良好的意图?我们曾以为,如经常所说的,通过允许该国自卫,我们将鼓励战争升级——但是一种什么样的升级。

在这场悲剧发生两年多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说遗憾的是,我们鼓励了所确立的军

事优势和霸权梦想。难道我们现在还不该认识到我们正在把这一国家交给极端主义分子摆布?象我国这样的一些穆斯林国家今天应该对没有作出更多努力而感到内疚。

那些国家曾希望国际社会在任何时刻作出的反应将会纠正这些不平等。这不是一个帮助波斯尼亚人民打一场他们不希望打的战争的问题,而是一个允许他们自卫和保护其尊严的问题。

实际上,虽然联合国保护部队和人道主义组织--我们在这里对此表示特别的敬意--向平民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和促进减缓了他们的苦难,但这种还不充分的援助不能和不应取代寻求持久与公平解决方案的努力,这种方案将最终结束侵略和占领,恢复波斯尼亚政府对其领土的主权。

鉴于国际社会努力的无效,面对塞族继续实行侵略和拒绝一切和平建议,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最终应允许波斯尼亚政府获得必要的手段来行使其《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确定的合法自卫权。

在这方面,我们想重申我们的立场是,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不应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需要有效地使用各种措施,以便防止向波斯尼亚塞族提供军事装备。

在加强塞族军事优势的同时保持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施的不公平的武器禁运实际上鼓励了塞族继续冲突、扩大其占领地区,特别是在仍被占领的地区实行其令人恐怖的“种族清洗”政策。

塞族的这种军事优势当然不是为了确保和平进程的可信结果,这种结果,除其他外,会使该地区在其国际边界内的各国互相承认、有效地保护安全区内的难民以及严格实行对塞尔维亚-黑山的制裁。

面对和平进程的这一巨大障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统1994年9月在大会提出的建议--决定解除禁运但在六个月之后才实施这一决定,以便使波斯尼亚塞族有时间重新考虑其对和平计划的立场--再次反映了波斯尼亚政府表现出的妥协精神和真诚意愿,以便谋求和平、公正和持久地解决这场持续过久的冲突。

摩洛哥王国当然支持这项提议,因为它相信这项措施将会补充安全理事会采取的其他措施,只会公平地对待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它是本组织的一个正式会员国和已被剥夺其合法自卫权的侵略受害者。

这种从法律上解除禁运、结束波斯尼亚塞族军事优势的措施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劝阻办法,会使波斯尼亚塞族接受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

我们还确信,国际社会不应再允许塞族继续践踏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规定而逍遥法外。

在这几年来犯下不可宽恕的暴行之后,安理会的责任同我们的责任一样重大。同昨天一样,我们今天也从前南斯拉夫的代表那里获悉我们希望执行的规定肯定会遭到藐视。

如果我们希望维护联合国的信誉,确保对法治的尊重和劝阻侵略者不再顽固与继续拒绝迄今为结束冲突所提出的所有和平提议,那么,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向波斯尼亚塞族表明更大的坚定性和决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摩洛哥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允许我再次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毫无疑问,你的智慧和众所周知的领导才能将会产生积极和具体的成效。

埃及代表团不想进一步详细叙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我们大家已经听取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大使所作的明确和全面的发言。这一发言雄辩地描绘了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一种状况。有关事业的公正性是不容否认和无可争议的。

因此,埃及代表团仅限于发表一些观点,并忆及它已经在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的一般性辩论中几次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除非安理会迅速行动和立刻坚定地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这种妥协和矛盾的政策将会损害安理会的信誉,并将引起有关整个国际秩序的重大问题。

同时,应该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根据第七章通过了许多决议,这些决议具有强制

性,甚至必须以武力强制执行。

因此,当某一当事方--我此处指的是塞族人--嘲弄这些决议,而且安理会一声不响地放过这种行为,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时,这难道是对的吗?安理会能够眼看着它同样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其他决议在世界上的其他区域和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样受到嘲弄,而袖手旁观吗?难道安理会真的象某些人指控的那样,实行双重标准吗?

是安全理事会自己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了安全区制度。因此,安全理事会有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为这些安全区提供真正的保护。安理会现在必须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能够行使其自然和固有的自卫权利。

在此应该回顾,《宪章》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该条的规定不容置疑地充分证明,《宪章》认为,自卫权利是一项神圣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样,众所周知,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在《宪章》第一百零三条之下受到法律约束,把《宪章》的规定置于任何其他国际义务之上。这些义务无论是产生于双边协定,还是产生于安全理事会决议,都应服从《宪章》为会员国规定的义务。

大会在几天前通过了第49/10号决议。该决议的条款之一鼓励安全理事会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联邦政府免受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规定的禁运限制。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联邦免于武器禁运将有助于通过谈判达成解决,这是因为,如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能够适当地保卫它自己,侵略者将被迫回到谈判桌前。取消武器禁运还将有利于使侵略者接受国际和平解决计划,而如果让现状继续下去,将只会使较强大的和已经顽固不化的一方继续蔑视国际法。

如果安理会决定不通过所期待的决议,从而不打破僵局,那么,有关国家将有权援引《宪章》第五十一条,并根据第一百零三条单独地或集体地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提供自卫手段。鉴于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国际社会不能继续无动于衷,袖手旁

观。

埃及派遣装备完善的军事特遣部队参加了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埃及政府还提议增派部队,以加强其当前对联保部队作出的贡献。在这方面,我们想强调几点关于联保部队的意见。

第一,埃及确认,它理解联保部队在今天上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非常雄辩地阐明的范围内的责任。

第二,联保部队是由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作为国际保护部队建立的。因此,应该授权这支部队为它所监管的领土及其居民提供真正的保护。在这方面,不能对领土和居民进行任何区分。任何安全理事会决议都从未提到过这一点。

第三,联保部队作为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是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联邦政府,因为这支部队是在该共和国的领土上运作。该部队必须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使其能够在部署联保部队的地区充分行使其权力。归根结蒂,只有该国政府才有权行使其固有的主权。不能允许国际部队妨碍政府机构执行任务。

第四,安全理事会已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确定了联保部队的明确任务,其中包括保护安全理事会宣布的“安全区”。也已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使这些地区非军事化。因此,从政治、法律和甚至道义的观点出发,这些部队都必须继续执行其任务,直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能够在所有这些地区有效的行使其权力。

第五,如果威胁在这个时刻撤出联保部队,鉴于部署着联保部队的地区的非军事化,将会制造一个权力真空。大多数这些地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上。这个真空肯定将鼓励塞族方面迅速动手去用武力获得这些领土,因为它拥有这样做的军事能力。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人民作出所有这些牺牲和经历所有这些苦难之后,安全理事会还指望他们做些什么?难道安理会希望一直等到这个联合国会员国在塞族侵略者的进攻下从地球上消失?也许安理会希望静静等待,直到局势早晚自行得

到解决,从而使它不必担负寻找解决办法的责任?安理会无论如何一定不能允许制造一个国际法受到严重蔑视的先例,因为这将完全破坏国际秩序。历史因此也绝不会宽恕我们。

因此,埃及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明确和坚定地承担其责任。已经采取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和局部解决办法,过去三年中,安全理事会已在太长的时间内对塞族人的顽固和蔑视态度视而不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厄瓜多尔代表。我请他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伦西亚·罗德里格斯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女士,我首先祝贺你就任这个月的安理会主席,并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在你的干练领导下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厄瓜多尔人民和政府日益不安和忧虑地注视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冲突的事态发展。我国公众已谴责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令人憎恶的“种族清洗”行径。我国是一个多种族和多文化的社会,坚决捍卫人类和平共处的能力,在同一个国家的领土上共同生活的各个人口群体在文化和宗教上的多样化丰富了这种和平共处。

厄瓜多尔代表团在大会以及在1991年和1992年我们参加其工作的和安全理事会中对这场危机采取行动时,以我们坚定不移地捍卫我们的尊重各国领土完整、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的机制以及拒绝以武力夺取领土等原则的立场为指导的。这种态度促使我国代表团在这两个机构支持关于这一问题的若干决议,包括11月3日的第49/10号决议。

我国政府抱着重新激起的希望注意到和平进程谈判中出现的新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冲突各当事国政府都接受了接触小组提出的和平建议。只有一个非政府当事方,即波斯尼亚塞族准军事部队坚持拒绝接受这些建议。国际社会的坚决行动,特别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采取的积极措施——包括关闭边界切断给那些非正规部队提供供应品——将有可能排除这一最后的障碍。

我们理解遭受了长期苦难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不耐烦情绪，也理解他们希望国际社会为其利益而采取更坚决行动的呼吁。与此同时，厄瓜多尔认为，既然已有某些迹象表明局势有所改善，如果采取可能危及和平进程中正在取得的重大进展的措施将是不明智的。出于这一原因，我国代表团解释其对大会第49/10号决议的投票立场时，对解除对冲突各方都实行的武器禁运的可取性表示怀疑。我们担心这种决定可能导致将广泛使用武力视为解决冲突的最终仲裁手段。这也可能妨碍联合国和各非政府组织在这一领域采取的人道主义行动，这将加重平民已经悲惨的苦难。

厄瓜多尔再次吁请安全理事会坚持不懈地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并继续坚定地在这个遭受折磨的地区谋求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厄瓜多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柬埔寨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索瓦·西里拉亲王（柬埔寨）（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以这种方式主持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十分有幸自柬埔寨去年在联合国的组织和监督下恢复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之后第一次向安理会发言。这一可喜的成果是多年来安理会不断支持遭受苦难的柬埔寨人民的结果。由于安理会所有成员特别是各常任理事国的努力，柬埔寨今天正在享受它丧失已久的自由、市场经济、新闻自由和对人权的保护。

今天，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安理会再次审议至关重要的议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我国代表团希望这次会议将最终产生一些将会改变战争进程的具体措施。因此，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第一次参加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并希望与安理会一起共同回顾二十多年战争以及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种族灭绝政权和外国占领的恐怖经历。铭记这一点，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在上一星期对大会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第49/1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

我国代表团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刚才的发言，并完全同意他关于解除对他的国家实行的武器禁运的激动人心的呼吁。考虑到前南斯拉夫

作为不结盟运动创造国之一的形象以及我国与其长期的密切关系,柬埔寨过去因为这一问题的敏感性而没有参加关于它的辩论,并认为需要有更多的时间为实现和平解决铺平道路。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不断看到种种消极的结果,而且持久政治解决的建议不断遭到较强大的波斯尼亚塞族方面的拒绝,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战争是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对较弱小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人民发动的一场一边倒的侵略战争。

柬埔寨真诚地同情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自从战争爆发以及波斯尼亚塞族军队推行“种族清洗”政策以来所遭受的深重苦难。随着极有性格魅力的领导人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去世以及前南斯拉夫解体出现了不愿意妥协的新的派别领导人,他们变成可怕的军阀和暴君,拒绝看到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在他们周围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

这场毫无意义的血腥冲突已经持续得实在太久了。它继续夺走各方无辜者的生命,因为人们没有接受人类共同的根本真理——生命是最宝贵的天赐之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受害者、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人数与日俱增。他们生命正在毫无必要地丧失,而且这种情况正在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他们过着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而且不断担心遭到杀害,他们已经沦落到与人的身份不相称的地步。这是最令人痛心和最为悲惨的情况。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

波斯尼亚塞族人在进行侵略时毫不犹豫地袭击受到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保护的城镇和地区。这种局面使我们强烈地回想起两年前在我国出现的类似的问题,当时红色高棉虽已同意与柬埔寨其他派别以及国际社会一起在巴黎坐下来,进行和谈,但却拒不允许联合国按照《巴黎和平条约》所商定的那样遣散其军队并监督其控制区。相反,它俘获并威胁要杀害主战部队成员。这种同样的行动如今正在重演。波斯尼亚塞族人正在采用红色高棉在我国采用的同样的策略。现在已创下了先例。

这个严重的局势消耗大量联合国有限的财政和人力资源。当包括我国在内的其它国家享受捐助国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在各种领域所进行的重建和发展活动的果实的时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却实际上变成了一片废墟。

柬埔寨一直致力于和平并且认为必须探索一切可导致会谈和谈判的所有渠道。我国代表团开始认识到,可能难以找到谈判解决的道路。安理会可能应该认真地考虑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统9月份在大会发言中所建议的那样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整个世界都清楚,波斯尼亚塞族人象红色高棉一样的顽固。柬埔寨认为,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强烈支持这种作法。

我国代表团忆及许多参与柬埔寨维持和平行动的国家所感到的沮丧,它们的大多数因为红色高棉拒绝参加和与联合国合作而赞成对它采取军事行动。希望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国家也有同样的沮丧感。还使柬埔寨感到沮丧的是,它向友好国家所提出所提供武器以便与红色高棉作战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同时对无辜平民的屠杀仍然继续,包括最近杀死年轻的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公民。柬埔寨的局势可能没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那么令人震惊,但是安理会应该仔细地审议和研究它们的共同之处。

不能允许波斯尼亚塞族一小撮人象红色高棉在我国所作的那样通过拒绝一切和平努力和建议继续把国际社会扣为人质。我们能使这种状况再持续多久;我们还愿等待多长时间?我国代表团希望,该局势不会恶化到一片混乱的无政府的地步,正象1975年在柬埔寨和最近在卢旺达所发生的那种无法收拾的地步。安理会有能力给和平一个机会,但是只有对波斯尼亚塞族人施加更强大的军事压力才能实现和平。我们过去在世界历史上的各个战场都看到过这种情况:和平不会实现如果一方弱并且不断要求对话,而另一方强并且不断发动战争。

国际社会继续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柬埔寨将继续为实现谈判解决祈祷并且希望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体人民中迅速地实现民族和解。我们要求敌对各派停止战斗并且与联合国合作。我国代表团赞扬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不懈努力和它出色的工作表现。联保部队人员的生命和波斯尼亚人民的生命一样经常处于危险。他们维护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和平和安全而献身于他们的职责。柬埔寨当然十分熟悉秘书长在前南斯拉夫的特别代表明石康先生,我们对他的

分钦佩并且深信他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恢复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会象在我国那样,在安理会的帮助下获得成功。

不管安理会今天对这个严重的局势作出什么决定,我国代表团希望它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促进持久和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这样说可能很可笑,也可能是外行话---那么不幸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就不得不等待更长的时间,直至其死亡人数达到在波尔布特统治下柬埔寨的水平,甚至达到卢旺达的水平为止。也许只有到那时才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柬埔寨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尼加拉瓜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比尔切斯·阿什尔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女士,请允许我谨象前面的发言者一样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我们所熟悉的你的外交技巧和经验必将使安理会的目前努力获得成功。

尼加拉瓜要求在安理会审议它面前议程项目时发言,因为它感到有义务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正象它有义务支持大会通过载于文件A/49/L.14/Rev.1,题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决议草案一样。该决议草案成为大会第49/10号决议。

尼加拉瓜是一个十分尊重人权的国家,在经过十年自相残杀的战争后,得到我国总统比奥莱塔·巴里奥斯·德查摩罗的鼓励进行紧密的民族和解的国家,它感到与目前深受苦难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休戚相关。我国政府多次呼吁和平和谈判解决前南斯拉夫的冲突并且强烈谴责在波斯尼亚犯下的暴行,因为它们不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而且公然违反和平共处的基本准则和基本人权。

国际社会已多次呼吁并且进行了很大努力以便结束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继续侵略。这种侵略造成了几十万人死亡和全国人口流离失所,不但对该国,而且对整个区域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后果。大规模侵犯人权和扩张领土的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也不能再继续全面地毁坏这个新国家。它是联合国会员国并且致力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点被其参加最近在尼加拉瓜马那瓜举行的第二届新生和恢复民主国家

国际会议所证明。

我国代表团认为大会第49/10号决议包括促进政治和谈判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必要内容。我们认为它所载的措施不是为了扩大战争范围,而是为了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有尊严地保卫自己免受几年来所经历痛苦。在这方面,提及前南斯拉夫局势特别报告员的话是重要的,他说,冲突各方间的武器不均等是“种族清洗”的主要助成因素。

安理会对这个项目的审议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关键时刻进行。它缺乏保卫自己的充分军事力量,正面临国家处于灭亡的悲惨事实。这使安理会有一个历史机会,根据其授权,协助结束这种不公正的状况,捍卫不可剥夺的人权,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是个人的生命,而且是全体人民生命的权利。

我国出于原则支持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并重申必须继续全面探索各种创造性方法,以便持久解决在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尽管已经审议多项倡议,但这些努力迄今还没有取得成果;冲突的明显现实特别是每天几百名无辜受害者、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苦难以及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这些都使安理会必须考虑解除武器禁运的可能性,武器禁运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从前南斯拉夫解体继承的遗产。同时,这样做将有助于加强和平衡和平进程和接触小组的努力并保护手无寸铁的共和国及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尼加拉瓜同样认为,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持续野蛮暴行和为回应这种野蛮行为适当作出的努力仍无法解释地缺乏效力,这些都使安全理事会必须按《宪章》第五十一条,允许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行使其理应享有的权利,即不可剥夺的自卫权。

我们吁请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对给波斯尼亚造成这种痛苦和苦难的战争罪犯进行起诉。国际社会应该提供财政援助,支持为此目的所设国际法庭的有效运作。

创建联合国的目标是使人类免遭战祸,在联合国五十周年前夕,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之时,联合国不能允许我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目睹的类似暴行继续

重演。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尼加拉瓜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巴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拉先生(阿尔巴尼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祝贺你在主持安理会工作方面展示了出色的技巧。我还要向你的前任,戴维·汉内爵士致敬,他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10月份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已几次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阐述其观点。我国是大会最近就此问题通过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但是,我要首先强调指出,我们赞扬美国主动提出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并敦促安理会认真审议该决议草案。

一直十分显然的是,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的侵略战争是以明显的力量不均衡为基础的。我们大家都目睹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特别在大家都知道塞尔维亚人从不缺少贝尔格莱德充分支持之时,继续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进行武器禁运不公正地惩罚了波斯尼亚人。尽管有国际社会密集的人道主义介入,但这实际上已使波斯尼亚人民无法行使其合法自卫权,并大大影响了战争的进程。

塞尔维亚人是唯一坚持拒绝旨在和平解决危机的任何主动行动的冲突一方。他们应该受到惩处,并应通过国际社会有权使用的所有手段使其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代表刚才所说的话使我们很受感动并感到关切。我们希望安理会适当考虑他的愿望和论据。

我们知道,不可能在没有平等基础的各方之间达成任何公正和容易接受的协议。如果不解除武器禁运,显然塞尔维亚人将继续对国际社会的和平愿望提出挑战。另外,侵略和“种族清洗”的后果日积月累将大大增加冲突扩散到其它热点的危险。因此,有必要解除对波斯尼亚人的武器禁运,这样做将明确向塞尔维亚人表明,时机已到,必须无条件接受和平,并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在那里生活的各族人民展望更美好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巴尼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仍完全相信,我们对目前审议中问题的审议工作将在你的任期内导致采取有效措施。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联合王国的戴维·汉内爵士大使表示赞赏,他干练地领导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近三年来一直在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该冲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持续威胁。它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及其造成的暴行和苦难都非常严重,以致引起了世界的注意。特别在去年,这些恐怖景象已变本加厉地多次出现,不仅给波斯尼亚的未来,而且也给整个巴尔干区域的未来都赞成影响。令我们严重关切的是,继续进行这场不平等的战争会导致新的局势,因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面临其多种族、多文化和多宗教社会被迫解体、其人民被大批残酷屠杀、其独立和主权被削弱的危险前景。

继续拒不允许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进行自卫和保护其人民免遭屠杀只能被视为剥夺已神圣载入《宪章》的单独或集体自卫权。不言自明的是,侵略持续不断是因为在军备方面存在严重的军事不平衡,这确保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在武器上拥有很大优势。因此,这一局面已导致任意采取恐怖行动、大规模暴力和野蛮践踏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造成了不堪言状的人类苦难。“种族清洗”和大规模驱逐的无情进程正在加紧进行。但尽管如此,波斯尼亚人民对有效国际干预或至少解除武器禁运的恳求被置若罔闻。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继续进行武器禁运的后果将确保暴行和屠杀手无寸铁平民现象继续十分猖獗。实际上,阻止侵略受害者自卫已导致几十万无辜的男男女女和儿童遭屠杀、无数其他人致残和受酷刑。面对这种不堪言状的惨状,波斯尼亚人没有选择,只能自卫。

我国代表团和绝大多数会员国过去两年来一直呼吁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不公正地实施的禁运。在此方面,我谨回顾印度尼西亚是大会最近通过的有关这一事项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在目前情况下必须取消武器禁运,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被迫同不想寻求公正和持久解决的侵略者作战。因此,安理会应当明确宣布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不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如果不取消不明智的武器禁运,我们将认为是极大的不公正。

我们未被一些国家提出的维持和实行武器禁运的理由说服。据说,取消禁运只会扩大和加深战争并损害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作用;武器的涌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伤亡;它甚至会加深敌对行动,造成各种后果;它无助于持久和平并会起反作用;以及所有这一切将破坏仍然是我们最大希望的谈判进程。

尽管有这些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论据,不能否认1991年对前南斯拉夫实施的禁运保持了有利于波斯尼亚塞族的武器优势,他们有效地利用这一优势击败新生的波斯尼亚军队并夺取了波斯亚大片领土。谴责、警告、制裁和国际孤立都未阻止他们的屠杀运动和任意违背其诺言。侵略者未受到进行谈判的压力,无耻地继续利用武器优势来达到统一在“大塞尔维亚”之下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他们的顽固立场和对最近的和平计划的拒绝使得取消武器禁运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它也使冲突的和平解决面临危险。

五国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包含了对直接有关各方的奖励和抑制因素。尽管前者反映在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前景中,后者包括如果和平计划遭到拒绝将采取惩罚措施的警告。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尽管波斯尼亚塞族拒绝了和平建议,他们基本上逃脱了惩罚。另一方面,波斯尼亚政府继续被剥夺自卫手段,尽管它接受了有严重缺点的和平计划。

当世界社会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侵略时,利用全面实施武器禁运来阻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自卫是既不合法也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不应否认它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进行自卫的固有权利。如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着抵御侵略的必要手段,那将迫使波斯尼亚塞族重新估价其各种选择并认识到以武力强加其意志是徒劳的。它将导致全面和持久地停止敌对行动,确保对《宪章》原则和安理会决定的遵守,并从而创造有利于在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基础上实现政治解决的条件。有鉴于此,取消武器禁运是国际社会唯一可行的选择。

最后,不能允许应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悲剧负责的人继续犯罪而不受惩罚。因此,这场危机的解决不能再拖延下去。我们不能容许波斯尼亚塞族指定其自己的政治解决条件并从而破坏最新的和平计划。我们认为这是和平解决冲突的可行的基础。我谨强调,为了确保它获得波斯尼亚塞族接受,安全理事会成员必须支持取消武器禁运的任何倡议。此外,在采取这项行动的同时应进行持续的外交努力,确保它被接受。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洪都拉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丁内斯·布兰科先生(洪都拉斯)(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11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也谨向联合王国代表戴维·汉内爵士表示赞赏,他主持了10月份的安理会工作。

作为一个奉行法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洪都拉斯要求在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上发言,以表明其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看法——联合国的这个主权和独立的会员国受到持续的侵略,尽管安理会为解决这一局势通过了各种决议;尽管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我国向其崇高的牺牲精神致敬——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他有关机构作出了紧张的努力;以及尽管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和接触小组为执行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的《华盛顿协定》作出了努力。这些努力都未产生成果。

大会在1994年11月3日通过了第49/10号决议,大会在决议中重申了《宪章》的有关原则和不容许以武力夺取领土,谴责波斯尼亚塞族方面拒绝接受拟议的领土安排,要求它解除对萨拉热窝和其他“安全区”及受围困的其他波斯尼亚城镇的包围,并谴责波斯尼亚塞族对克罗地亚领土的军事活动及其遭到国际社会彻底唾弃的“种族清洗”行动。

洪都拉斯支持该决议不仅因为持续的武装敌对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且也因为所有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犯下的粗暴违反人权和违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在此方面,我们谨回顾洪都拉斯共和国总统卡洛斯·罗伯托·

雷纳先生在大会本届会议上的下列发言：

“...我虽然无法掩饰我的悲哀,但必须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事件...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悲痛和痛苦。这些自相残杀的冲突应该促使我们紧迫地行动,以便永远消除武装侵略、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的作法。我们在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方面不能继续动摇。虽然本组织从来没有发挥过现在正在发挥的这样大的领导作用,但同样真实的是,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行动的框架内,对其决议的遵守已经成为问题。”

“我国政府对因此导致的悲剧性事件深感遗憾,这些事件使得数十万人丧生,并引起了大规模难民外逃。我们因此促请冲突各方本着和解的精神行事,同时确信,国际社会将继续向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正式记录,第6次全体会议,第3页)

我国再次呼请各方充分遵守在这一论坛上通过的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所有各项决议,尊重该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该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将那些应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

关于禁运武器和军事装备的问题,我国代表团的观点是,大量武器流入该地区的可能性根本不会促进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和平事业。为此,我们主张加强目前已在进行的外交努力,为冲突找到一个和平解决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洪都拉斯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鉴于时间已晚,征得安理会成员的同意,我打算暂停会议直到下午3点30分。

下午1时会议暂停